

地方志丛书之五

檳榔嶼叢談

PENANG CHINESE COLLECTED ESSAYS

張少寬著

by Teoh Shiaw Kuan



—— 地方志丛书之五 ——

檳榔嶼叢談

PENANG CHINESE COLLECTED ESSAYS

張少寬 著
by Cheong Siaw Kuan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南洋田野研究室

地方志丛书之五

槟榔屿丛谈

张少宽 著

发行人 : 拿督李贤源

作者 : 张少宽

编辑、版式及
封面设计 : 张少宽

出版 : 南洋田野研究室
12-0-2, Lorong Batu Bukit Dua,
10470 Penang, Malaysia.
Tel & Fax: 04-8901214
e-mail: tkuans@myjaring.net

印刷 : 凤凰印刷有限公司
6, Lebuhr Gereja, 10200 Penang.

初版日期 : 2005年12月1日

定价 : RM30.00

地址 : 12-0-2, Lorong Batu Bukit Dua,
10470 Penang, Malaysia.
Tel & Fax: 04-8901214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中国人大常委会主席吴邦国先生对张少宽赞不绝口的说：“干得好”，并祈望作者“要持续的干下去”！图为2005年4月，吴邦国委员长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访问时，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赠以张少宽近著《孙中山与庇能会议》，并引荐作者认识。

序（一）

丹斯里许子根博士

槟州首席部长

张少宽先生著的《槟榔屿丛谈》一书即将付梓，作者请我撰序，词殷意切，不敢固辞。而且张先生这部力作，在今日今时出版，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古迹来自民间历史的沉淀，然后演变而成为国家的瑰宝。除了政府肩负重大义务去保护它之外，来自民间的积极态度和责任，显然更为重大。像少宽兄三十多年来，马不停蹄的在田野中落力发掘华裔先贤的史料，不但丰富了华族历史的内涵，同时亦为早期古迹的发掘、考证，得到不少启发，也增加很多珍贵的史实。要是人人都能向少宽兄看齐，大家都能关心民族历史和古迹的存没；那么、这将会加强我们的保护，使它成为“古迹城”意愿而努力！

之前、少宽兄出版了多本关于“地方志丛书”的大著，早已纸贵洛阳，佳评如潮。只是、这类撰写民间“史话”的书籍，很是冷门，市场反应不具保证。也因为这一点，令人对他另眼相看，三十多年来的坚持、无论是恒心、或是毅力，以及对民族事业的热枕，在在告诉我们，他无时无刻都在关心这个族群，也的确有著过人的精力和意志力，从而克服重重的难关，由撰述到出版，令人肃然起敬。

早期马、新华人史的研究，在南洋学会推动之下，取得非常蓬勃的发展，会员中如刘士木、许云樵、陈育崧、姚楠、张礼千等诸先生，相继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集，使到中外人士认识到马星华人研究的重要性。不过、当年所谓马星华人研究，那也只局限于新加坡一地而已，如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就是一个例子；至于撰写槟榔屿这方面的论著，郤极为

少数。

槟榔屿早期华人史的搜集工作，在大量资料的奇缺下，任谁都会感觉到难于下笔。加上早期有关槟榔屿华人史著作的大量匮乏，有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张礼千、姚楠合编的《槟榔屿志略》，书中大量徵引英殖民地档案资料；其中有关“华侨”的文字，只能略仅涉猎而已。再如刘前度译，已故英国学者巴素博士著《马来亚华侨史》，书中从古到今，谈论槟榔屿华族移居本屿的经过和发展，以及华社的历史变迁。但也囿于档案的史料而已。

从实地考察和文献的梳爬，互相反覆印证，使到文字与实践能够繁密的结合，进而推陈出新，扩大视野。其中所取得的成果，自然非常珍贵，这亦是少宽兄一向认真治学的严谨态度。

《槟榔屿丛谈》是一本结合历史和人物的文集，在碰到“文献不足徵”时候，作者又能进行实地调查，细致的分析，使用他三十多年进行田野研究所得来的资料加以补充，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本书在问世之后，一定能使海内外学人，对研究槟榔屿华人史进一步的认识，为深入研究早期海外华族史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甚至对于推动槟州的古迹保存，贡献良多！我谨向作者致以由衷的敬意，也乐于推荐这本好书。

许子根

2005年11月8日

序（二）

苏庆华博士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张少宽与槟榔屿掌故（代序）

以中文撰述有关槟榔屿历史事迹之著作，就个人所知，早期者计有：光绪年间力钧所著《槟榔屿志略》、陈达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内中相关章节（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姚楠、张礼千著《槟榔屿志略》（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及邝国祥著《槟城散记》（1958年，星洲世界书局）数种。邝国祥于1971年去世，其遗书《槟城散记》续集，于1973年间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

其后，零星见到报载槟榔屿掌故的相关文章，其中写得最勤和较有深度者乃出自少宽兄手笔。受到饶宗颐、陈育崧、陈铁凡、传吾康诸位先驱学人的影响，少宽兄自1970年代起，即进行华文碑铭之搜集和田野调查工作，并于1970年代末开始在报章、杂志上登载有关槟榔屿掌故的文章。氏据田野所得原始资料撰写的《广福宫的若干研究》及《十九世纪槟榔屿福建家冢》论文，曾先后荣获1983年及1984年度大马华人文化协会“论文奖”。不难看出，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爬之扎实基础，少宽兄于槟城文史考究方面所获取的非凡成就，已为学界所肯定。

虽然，在本邦出版学术性著作毕竟是件艰难的事。经历诸多“磨难”，少宽兄将1970年代初搜集的槟城福建公冢、家冢碑铭资料连同两篇相关研究论文辑入《槟榔福建公冢家冢碑铭集》，是书终于1997年由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付梓面世。受此鼓舞，氏再接再厉将1970年代末以来发表的四十二篇文章辑入《槟榔屿华人史话》，交由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于2002年出版。

而该书《续编》复于次年（2003年）由南洋田野研究室出版。上述著作，为研究檳城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也为檳城人熟悉故乡檳榔嶼的掌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受到少宽兄的启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博士生在该系副主任黄贤强副教授的规划下，与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在檳城联合举办了由学者、研究生参与的《檳榔嶼华人研究》发表论文暨学术交流会。联办单位并于2005年联合出版了由陈剑虹、黄贤强主编、经作者修订的上述交流会中文学术论文集《檳榔嶼华人研究》专著。这一晚近檳榔嶼华人研究的进展趋势，真是振奋人心！这是身为檳城人的我，倍感欣慰。

如今，少宽兄再将近年来发表有关檳榔嶼掌故的文章共53篇，分作上、中、下三编结集出版。这本名为《檳榔嶼叢談》的新书内容包罗万象，令我大开眼界，也从中认识了檳榔嶼历史上的各种人、事和物。本书承继了少宽兄一贯的严谨写作风格；有关掌故的叙述，于通俗中不失其学术参考价值。这绝对是一本物超所值的佳作，除了热切的期待它的面世，本人也借此机会诚意向大家推介这本好书。

前言

林博爱在《编辑南洋名人集传》缘起这么说：“一切史乘所记载而流传后世者，其人物则皇帝，公卿大夫也，而社会上之人物无闻焉；其事业则政治也、战争也，而社会上之事业无闻焉。”又说：“然则一部廿四史中，不过为皇帝公卿大夫极少数人之事略耳，若乎社会积行修业急公赴难之士，虽有可歌可颂之言行，超尘轶驾之材德，远胜于皇帝公卿大夫者，亦将湮没不彰与草木同其朽化”！这是一段非常精辟且感人肺腑的话，亦是笔者为什么卅馀年来，孜孜致力于田野工作的原因。

因此、《槟榔屿丛谈》的内容，亦以民间的人、事与物，作为谈论的焦点，其中有许多不为人所知，或“冯京当马凉”（详见《旧街名琐谈》），也有“张冠李载”的事（详见《开马中航线的邱忠波》），都一一更正过来，好让“真相大白”，不再以讹传讹。

槟榔屿的华人，在百馀年前，明显的分为二大派系，一为“海峡华人”，一为“唐山阿伯”。无论在那个方面，两这派系华人的思想及日常生活，教育背景及社会活动等，彼此间的意识形态，有如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尖锐到俨如两个堡垒。我们从“义兴”与“大伯公会”在1867年的火拼事件中，可以获得证实。据知“义兴”内的党员，多系从中国到来的园坵佣工或锡矿场的劳工。而“大伯公会”内的领袖，则与五大姓直接有著密切的关系，这“五大姓”的先人，当然是早期抵槟的华人；到这时，他们的后人早已晋身“海峡华人”的身份了。我们更可以从《槟榔屿饷码制度起源》一文中，可以获得证实。

“海峡华人”或“唐山阿伯”都是推动槟榔屿积极发展，促进社会繁荣的有力贡献者；时间从开埠初期，以迄步入二战(1941)之前，在这段时期的“海峡华人”当中，较著名的如甲必丹辜礼欢后代中的辜尚达、辜鸿铭、辜祯祥，还有李丕耀、李丕焌、柯明淇、颜金水、颜五美、王汉鼎、林耀煌、林耀椿、林成辉、邱汉阳、谢德顺、谢德泰、邱善佑及林清渊等。而“五大姓”的后裔，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唐山阿伯”应从“大伯公”数起(请参阅《华人先驱者的象徵---大伯公》一文)，《广福宫的超地缘助缘纪录》中的全部乐助人土，《开埠后的客家人组织》里头的所有先贤，南华医院创院总理(详见《南华医院述往》)，以及平章会馆的创建董事(详见《平章会馆沧桑录》)，几乎全是，或是诞生本屿的第一代华人。

若谈社团组织，以封建的血缘性的宗祠家庙，地缘的会馆，以至业缘的同业公会等，几乎全为“唐山阿伯”所包办。“公冢”的创立，更不难想见与“唐山阿伯”的密切关系(《闽城的特色---家冢》)。

至于寺庙组织，百年前庙宇内所供奉的神明，多系早期迁民从中国家乡奉请南来的“乡土神”。如“清水祖师”、“保生大帝”、“广泽尊王”、“惠泽尊王”、“三山国王”、“天后圣母”、“朱池李三王爷”、“护国尊王”、“玄天上帝”，再如佛教通俗中的“观音菩萨”等。

而慈善福利团体，也是这批来自中国的先贤最乐助的事业，他们以为古书有言：“行善之家，必有馀庆”；于是，在因果率的影响之下，先后成立了“平民医院”(见《义兴献地碑何去何从》)、“南华医院”及“同学善堂”等。

在一篇题为《借平章会馆开办的华校》，为我们说明了这批先贤，对早期海外华人子弟传统教育的关心。

“海峡华人”则在“消遣”、“娱乐”、“运动”等方面比较

兴趣，如“清芳阁”、“中华体育公会”等；至于宗教方面，则以成立“佛学院”为创举，“宝福社”亦为“海峡华人”所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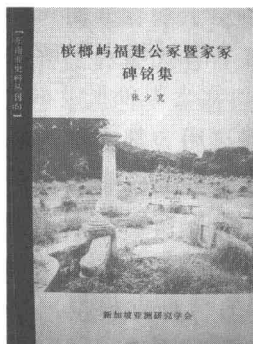
因此，认真的说，槟榔屿自1786年开埠过后，都在这些华人先贤的努力建设下，取得辉煌的成就。尽管如此，有关先贤们的事迹，早已泯没，也不见有那些档案可资保留。至于彼等的后人，只能从家人的口述中，略知梗概而已。

本书共搜录52篇，大部份是最近几年为《东方日报》及《光明日报》撰写的专栏文字，经过增删、整理而成，并附百馀帧图片说明。蒙已故李友德先生、好友李宝发夫妇及吴炳喜夫妇慨助印刷费，槟州首长丹士里许子根博士、马大苏庆华博士副教授惠赐鸿文，我国著名画家陈存义先生惠借多帧名画，增光篇幅，衷心感谢。

张少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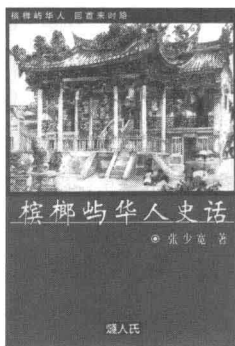
2005年11月1日

张少宽著作介绍



◀ 檳榔嶼福建公冢
暨家冢碑銘集
(新加坡亞洲研
究學會--1997)
經已售完

檳榔嶼華人史話 ▶
(吉隆坡燧人氏
—2002)
經已售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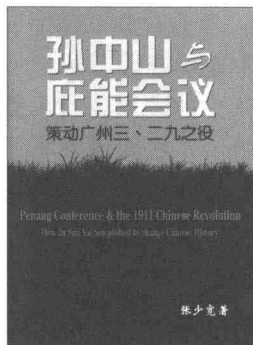


本書是著名民間學者張少寬續《檳榔嶼華人史話》之後的另一部力作，主要探討十九世紀以來，檳榔嶼人社會的社會結構及其職能，以及鄉土歷史等等。由於資料的散失殆盡，作者從田野工作下手，並奔顛抄錄義塚、寺廟、宗祠會館的大量金石木板碑銘，艱辛整理研究，三十年如一日。

在歷史上，檳榔嶼是泰南和蘇門答臘北部華人的貿易中心，因此，本書不僅對研究檳榔嶼各方言群體的幫權結構，進行深入剖析；也是研究東南亞華人史不可缺的參考書。

檳榔嶼華人史話續編
(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

存書不多



孫中山發動的革命事業過程中，對於這一震驚世界，為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貢獻，海外革命策源地——南洋殖民地之檳榔嶼的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丘明昶、熊玉珊等，暨馬來聯邦各埠同志的努力與犧牲；以及歷年來，撰寫民國建國史者，將“辛亥三月廿九廣州大革命之肇端，放棄南洋同志如敝屣”（楊漢翔語）等問題，都是本書所致力尋求答案的。

「庇能會議」不只是檳榔嶼的光榮，更是馬來西亞在國際上，引以為榮的歷史事實；當初、如果沒有這個會議的召開，近代中國的歷史，極可能要重寫，也肯定將影響中國未來半個世紀的命運和前途！

孫中山與庇能會議 (南洋田野研究室—2004)

目录

丹斯里许子根博士 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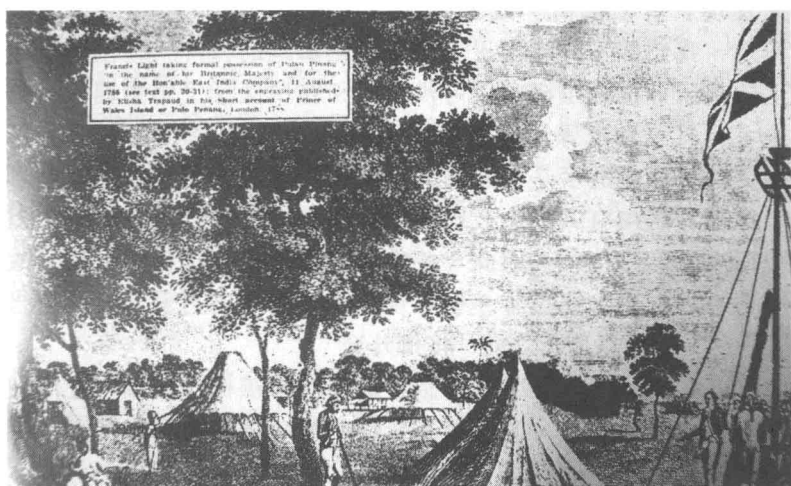
苏庆华博士 序（二）

前言

上编：	槟榔屿岛名探索	1
	早期的迁民社会	7
	华人先驱者的象征——大伯公	13
	平章会馆沧桑录	17
	广福宫的超地缘助缘纪录	21
	南华医院述往	27
	槟榔屿饷码制度的起源	31
	平民工厂始末	35
	开埠后的客家人组织	39
	闽帮的特色——家豕	43
	槟榔屿的银信局概述	49
	百年前的中医界	53
	已被遗忘的史迹	57
	义兴献地碑何去何从	61
	姓氏桥走过百年尘痕	65
	柯明淇与早期的渡轮服务	69
	借平章会馆开办的华校	73
	百年回首话名园	77
中编：	1928年观音佛祖游行	81
	1920年为教育请愿事件	87
	记红花节人力车竞赛风潮	91
	揭开槟州藏书失落之谜	95
	百年前抵制美货事件	99

中编：	黄金庆致胡子春的一封信	103
	旧街名琐谈	107
	卖鸡巷追根探源	111
	旧关仔角纪念碑历劫记	115
	上过龙虎山的城隍庙道士	119
	游客笔下的槟榔屿	123
	《华侨筹赈会纪念刊》	129
	槟榔屿早期的华文女学	135
	五千万元奉纳金下落之谜	139
	已被淡忘的“庇能会议”	145
	供奉前义兴先烈香火的名英祠	149
	是谁救了女皇铜像	153
	戏台、戏园及戏院的沿革	157
	占梅岗上埋忠骨	163
下编：	太傅状元榜眼及探花的墨宝	167
	由抗炎联想到伍连德医生	171
	丘逢甲诗题槟榔屿	175
	林惠祥与锺灵中学	179
	两江副将王荣和	183
	“一日黄”闲话康有为	187
	陈达与槟榔屿见闻	191
	梁绍文笔下的槟华社会	195
	戴领事与华侨中学	199
	奇才异能的法空和尚	203
	开马中航线的邱忠波	207
	曾提名诺贝尔奖的辜鸿铭	211
	曾参加北伐军的槟城人	215
	谁是杨秀苗	219
	百余年前藏书之家	223

槟榔屿岛名探索



莱特占领槟榔屿後，在今旧关仔角扎营。

在华文的著作里，要推明朝《武备志》的“航海图”（俗称《郑和航海图》），首先称这蕞尔小岛为“槟榔屿。英人兰开斯特曾于1592年开抵此岛，称之为Pulau Pinaon，时间上已略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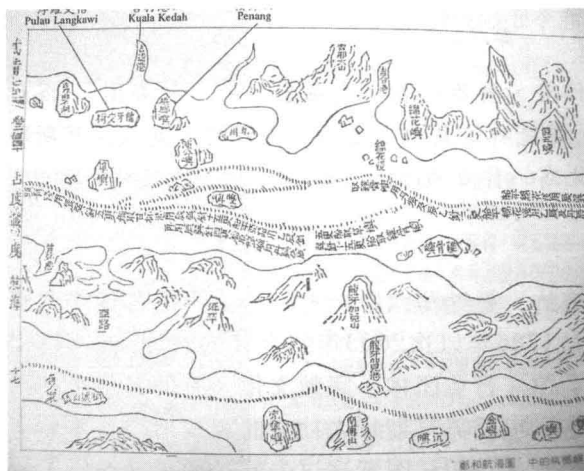
华人移殖槟榔屿，是继马六甲之外，马来半岛各地华人最早的落足之地。从1786年以迄2003年的今日的217年间，槟榔屿各方言群体的会馆，行业团体，宗教文化，有的是悠久的历史，文物资源丰富，也涵盖早期华人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本质。如今、在这个专栏裏，我们试图把这过去的一切，从淹没于古

老岁月中的华族文化沉淀，许多几乎消失中的文化遗产，一件件的呕心掬写出来，与本栏读者见面。

好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先来谈谈槟榔屿这岛名的来历及其音译的沿革。

昔日马来人称呼本岛为“槟榔屿”，相传是因为当时在岛上发现长有槟榔树。或云：槟榔屿曾经因盛产槟榔而得名？不过，我们卻不曾听说过，槟榔是槟榔屿的特产。“槟榔”树上的果子，称做槟榔子，可供食用。在中医学上用为消积、杀虫、行气、利水等用途。相传宋朝时代(即公元960-1279)，广州的番坊居住的多是外国商人，他们携之同来的家眷，“绕耳皆穿孔”，带有二十余枚耳环的波斯妇女，嗜食槟榔；他们以波斯枣、槟榔待客。因此，岭南人亦染上嗜食槟榔的习惯，故有“唾地如血”的形容。事实说明“槟榔”的可爱之处，与当日中外社会关系所建立的“槟榔外交”。

以前，马来社会以及娘惹，最喜爱将槟榔子切细、连同白灰等，包于桉叶中，时时放在口中细嚼，据说有强齿消食健胃的功能。



明朝“武备志”航海图所示槟榔屿位置及名称。

以地理而言，槟榔屿的位置，在苏门答腊东北，马六甲海峡北端的一个小岛。至于槟榔屿的名称，其纷歧的情形，是值得回味的。

力钧以为：“槟榔屿

又名“毋呵老王子岛”。他又说：

“据英国旧史，毋呵老黑人也，本巫来由种，元末入英，拜英王行母利第三（应是亨利三世）为谊父，英人於是始知有南洋各岛，以其名名此岛，盖不忘毋呵老之功。”

不过，这“毋呵老王子岛”的名称，对槟城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在华文的著作里，要推明朝《武备志》“航海图”（俗称《郑和航海图》）首先称这蕞尔小岛为“槟榔屿。英人兰开斯特曾于1592年开抵此岛，称之为Pulau Pinaon，时间上已略迟。

当莱特氏占据本岛时，特为本岛命名为“威尔斯太子岛”，槟榔屿的市镇则称为“乔治市”，用以纪念当时的英国皇帝乔治三世。

莱特在1786年8月11日正式宣布占领此岛，是日正逢威尔斯太子诞辰的前夕，因此以“威尔斯太子”命名，用以纪念。莱特在主持升旗礼上对民众谕告时说：

“余奉总督及孟加拉议院之训令，今日占据此岛，名槟榔屿，今则称威尔斯太子岛。并奉乔治三世陛下之命，监视不列颠国旗竖立岛上，以供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所用。1786年8月11日，即威尔斯太子生日之前夕，特立誓为证。”

据知开埠初期的公文往来，均用“威尔斯太子岛”而摒弃“槟榔屿”之名不用；至于当时出版的报纸，一样使用《威尔斯太子岛》公报。

莱特逝世之后，并葬在岛上。当时往来本岛的华人，习惯上称呼她为“新埠”，谢清高《海录》又称为“布路槟榔”及“槟榔士”；更有“波罗碧南”的雅称，所谓波罗



英姿勃勃的莱特铜像